

突然 + 即使過去



同姓者.

空 然 + 便 知 其

像 亦 在 其 間 以 筆 寫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突然十年便过去:像永远在转圈圈的笔划 / 周耀辉
著. —北京:法律出版社, 2011. 1
ISBN 978-7-5118-1509-5

I. ①突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27553 号

突然十年便过去
——像永远在转圈圈的笔划

周耀辉 著

责任编辑 高山 卫蓓蓓

装帧设计  ilovee.cn

封面图片摄影 白一萌

© 法律出版社·中国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 7.625 字数 87 千

版本 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出版 法律出版社

编辑统筹 学术·对外合作出版分社

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世纪千禧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责任印制 陶松

法律出版社/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(100073)

电子邮件/info@lawpress.com.cn

销售热线/010-63939792/9779

网址/www.lawpress.com.cn

咨询电话/010-63939796

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/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(100073)

全国各地中法图分、子公司电话:

第一法律书店/010-63939781/9782

西安分公司/029-85388843

重庆公司/023-65382816/2908

上海公司/021-62071010/1636

北京分公司/010-62534456

深圳公司/0755-83072995

书号:ISBN 978-7-5118-1509-5

定价:36.00 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)

自序 I

胶花。文字

1988年,我开始写歌词,从此,写作成了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。

当时,我完全不曾预测我与文字将会演变为如此纠结的关系,和问题。是我创造文字,还是文字创造我?

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这场关系有时给我安静,有时给我骚动,有时给我澄明,有时给我混沌。借用我刚写下的一句词,我因此得以完整,也寂寞。

写作是寂寞的。尤其是我从1992年起,大部分时间都在荷兰度过,而我大部分的文字都是在荷兰写成,写成之后也就舍我而去,而它究竟到哪里去,碰到了什么人,成就了什么事,我往往毫不知情,但好奇。

小时候,我家穷,孩子们都要做些家庭手工业帮补

家计。其中我异常清晰的记忆是穿胶花，特别是穿一个很大很复杂的圣诞花环，那些塑胶（后来才知道的）一品红很尖很利，我的指头流过不少血，比胶花更红。

当时，坐在满地塑胶红红绿绿之中的我很好奇，这些由我手穿插而成的圣诞花环，将会挂在哪个地方哪个家里，家里有些跟我相像也不相像的孩子吗？他们的生活好吗？他们正在做什么？他们会因为花环而雀跃吗？他们会把花环挂到彼此身上吗？他们会把花环拆掉变成另一个玩意吗……

于我，文字，一如胶花。

我的文字漂洋过海到达香港，我已经觉得很奥妙。但毕竟，香港是我生我长的城市。而当我知道我的文字甚至越过边界，四散在北方，而你们居然看到，我的喜悦是属于孩子的。

一个还在穿胶花的孩子。

周耀辉

二零一零年十月十日

自序Ⅱ

纸上染了蓝

在我还没有发表任何作品之前，已经想过一定要写一篇小说。

小说的主题、主线，甚至主角我都不清楚，只知道开始的一幕必定是一场葬礼，一个父亲的葬礼，儿子刚好撒下一抔土，而视点居然是从下而上，看到零零碎碎的土扑面而来，破裂了一片蓝天。

因此，我知道那是我对我父亲的愤怒。他在我两岁的时候抛下了我们，跑到我至今依然觉得遥不可及的地方。他和我们唯一的连系就是隔一段时间寄回来的家用，不够，不定，零碎得就像葬礼上的土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以为我已经不再愤怒。

在我刚满三十而又决定像他一样离开香港的一年，我以为我可以像另一个成年男人般与他对话。但他，已经变了老年人。他回信了，罕有地，说不想再想起以往的种种，只想安静地度过晚年，因此，不想见我。

我在不甘与不忍之间，始终没有轻举妄动。

直到今年二月，我打了电话给他，竟然是因为我妈的死亡。我把消息告诉他，他大概也很错愕吧，然后问我，刚寄回来给我们过年的家用收到了吗？半世纪的恩恩怨怨，一时之间，他如何承受而又作出恰当的反应呢，大概也不可能有任何恰当的反应。但我当时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我的愤怒，带着年年月月的重量，聚到我身体之巅。我的指头抓紧，我的舌尖快要裂开。

我姊姊看到了，把电话接过来，然后叫爸爸不要担心，我们会打点丧事，待一切办妥再告诉他。姊姊诡异地安静，对我说，这大概就是男与女的分别吧，女的，总是心肠软。

我不肯定我妈是不是心肠软。我只知道她必须以

一种硬的姿态才能够过日子。毕竟在那个年代，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，可以选择的姿态其实真的不多。妈很少谈到她的选择。有一次，在她没有八十也有七十的时候，她说，当时没有改嫁，真笨。妈从来没有说过追求她的是怎样的男人，是一个还是两个还是几个。只是不断告诉我和我姊姊不想我们变了“油瓶仔”。有时候也想，假如我真的有个继父，我会不会因此少了一些对我生父的愤怒呢？唯一我比较肯定的，就是我必须记住我妈大半生没有白过，因此，我才可以不太责怪我爸。

于是，我决定书写，证实她的大半生没有白过。

在我妈去世之后，我没有想过写什么。终于执笔，有两个原因，一远一近。远因是有人送了一本书给我，是保罗·奥斯特（Paul Auster）的《孤独及其所创造的》。我每天睡前都在看，但不一两页就睡着了。有一次，我坐火车带了书慢慢地看，慢慢地，悲从中来。作者写的是他刚去世的父亲。于是，我怀疑，我先前看一两页就睡着，不是因为我累，也不是因为书闷，是我逃避。而

近因，就是《突然十年便过去》出版，编辑叫我写序。

我想，我妈，可能就是我的序。

要写好这个序，可是非常困难。看，我从文首到这里，转弯抹角，仿佛有一种逻辑，却也不无混乱。也许，就当是我妈对我的影响吧。假如她是前言，也不必然决定后语。

纵然，在艰难的生活下，我相信她宁愿看有把握的故事。所以她喜欢好莱坞片，尤其爱看动作片和恐怖片。后来，我猜测她在电影里头那个说英语而简单的世界里，看到她的男人。我从来没有问她。而她从我两岁起一直带着我和我姊姊去看电影，有时一天两场。我还清楚记得克林特·伊斯特伍德（Clint Eastwood）电影里的血迹。我也记得最后一场和她一起看的电影是《2012》，当时她八十三了，外出都要靠轮椅，但那一次，她撑着拐杖可以跑到洗手间。我从来没有问她电影对她的意义，但我很明白是她生存力量之一。

从我妈身上渐渐体会流行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关

系。后来,我参与了制作流行文化,然后,也开始进行当中的研究。

当然,假如我的事业由我妈选择,她一定另有向往。

我写歌词写了十多二十年,她从来没有亲自让我知道她看过我的作品,只是偶然地会对我说那位亲戚那位邻居在电视上看到我的名字。我学会了那是她表达以儿为荣的方式。至于我念博士,对她来说,更是匪夷所思。我妈较多说的,就是仔啊仔,如果当天你留在政府工作,今天一定赚很多钱了。

尽管如此,我妈从来没有阻挡我认为重要的选择。

在种种小事情上,例如去哪家酒楼吃饭,什么时候应该回家,我妈处处显示她的霸道,也是焦虑。但在大决定上,她都由得我。我小学毕业,她想我报读工业中学,因为我们穷,可能我还未念完中学已经要出来工作帮补家计,有门手艺总是好的。但我没有听她的。后来,我选了文科,入大学也选了文学院,而不是她所期望的法律系。后来,我才醒觉她一定非常非常失望,当时

我只管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。

我叫我妈失望的应该很多，而我所知道的应该比她亲口告诉我的多。有一次，家里不寻常地剩下我和她，然后她又说起我没有结婚生子的事情，说没有机会抱我给她的孙是她做人的最大遗憾。

面对如此粗暴的指责，我也只能还以粗暴。

我说，你当初不也是个走上异路的人吗？

跟很多我所认识的家庭一样，我妈很少向她的子女提及自己的往事。例如她与我爸的纠结，从来没有告诉我。我只能间接听回来，加上自己的推理与幻想，然后就成为我所相信的历史：她在还是少女的时候离开了自己的家，搬到了一个相熟男生的家，后来又跟他们一家去了香港。我妈本姓周，到香港后跟了这男生一家姓成，谁知后来又嫁给了姓周的，谁知后来这个姓周的与另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地方经营了另一个家。剩下她，与我，和我姊，在香港。

当中的曲折她都没有多说。我唯有认定她当时一

定是个离奇的少女。

而这个离奇的少女在我认识她的最后几年，变得充满牢骚，不是抱怨周身骨痛，就是哀叹百无聊赖。她躺在床上那种孤独，往往令我想起更早年的她，患了抑郁症，不是睡觉，就是骂人。

那时我只有十多岁，突然失去了坚强的妈妈，因此我害怕软弱。有一次，我妈批评某个妇人，说她只能共富贵，不能共患难。我觉得她在说我。而后来，我又三番四次神经质地证明我也可以此志不渝。

对于我妈近年的孤独，我无能为力。幸好在她体力还可以的时候，我说服她来阿姆斯特丹探我。那一年的夏天特别明媚，她开心地坐在轮椅上跟我们到处观光。我问她吃西餐还是中菜，她说，当然是西餐，中菜随时在香港也吃得到。有一个下午，我们坐在路边咖啡店，我妈对旁边一家杂货店很有兴趣，于是一个人撑着拐杖蹒跚蹒跚地走过去，尽管言语不通，她还是满载而归。

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如此活泼，如此有生命力的

妈妈。

在阿姆斯特丹机场送别的时候，我强烈地觉得，可能我不会再见到如此的她了。我不知所措。我妈握着我的手，说：仔，我知你乖。

我常常觉得“乖”这个字很奇怪，像缺少了什么似的。对，是一双腿。可能是我先学会了“加减乘除”的“乘”。而假如我是乖仔，我妈是不是良母呢？然后，我发觉，跟“乖”一样，“良”对我来说也是不完整的字。我想到了“娘”。我不是不明白，女良成娘，但我更觉得是娘必须抛弃作为女人一些珍贵的东西才成就了良。

所谓的美德难道都是残缺，都需要抛弃才能成就的。

我不写了，累了。

那一天，我为了思念，跑到一个我认为最值得我坐下来思念的地方，从傍晚一直坐到天黑，暮色居然爬到我眼里。我在纸上试图写下我所记得关于我妈的事。这页纸后来放在我新买的牛仔裤袋里。染了蓝。

纸上很多的笔记：银镯子，耳挖，萝卜糕，新师奶……
我都没有写下来。先前撒下一抔土，后来一点一滴地执
拾起来。这样的事谈不上完成不完成。

只能继续。

纸上若隐若现的蓝，就当是一个约定。

《孤独及其所创造的》里有句话说得很好：试图说关
于任何人任何事都是一种虚荣。于我，虚荣也许是我稍
有把握的真实。

周耀辉

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到七日

赤柱/铜锣湾

目 录

自序I(简体字版) 胶花。文字 / 001

自序II(港版) 纸上染了蓝 / 001

记 我

木屋四少年 / 003

雅加达贺新岁 / 012

醉过新年 / 021

生活有没有意义 / 023

决裂 / 026

萝卜糕 / 029

不可哭回来 / 031
记梦 / 033
山顶雾气重 / 035
欲哭的日子 / 037
一加一等于二 / 039
肥了瘦了 / 042
光圆如月的头 / 045
为着一个婴儿的诞生 / 047
改名 / 049
卖物会 / 051
三枚调酒棍 / 055
我们是一起长大的 / 057
情像火灼般热 / 061
身躯上植着一朵向日葵 / 063

记 她 们

不开心的朋友 / 067
教我如何不想她 / 072
第三者的三条问题 / 079

颜色不同	/ 082
她改变了发型	/ 085
三人梦	/ 089
无礼女子	/ 091
这个人笑得怪	/ 095
从浅水湾步回西环	/ 099
姻缘石	/ 101
我厌烦我自己	/ 104
越是堕落越是想飞	/ 108
水仙花的蕊	/ 112
笑着的疤痕	/ 114
一杯一碟	/ 116
她今天结婚	/ 118
如你再也不肯说便错过	/ 122
一切不过是声音	/ 124
灰蒙蒙的几乎看不见	/ 126
两头戏罢的孔雀	/ 128
我在她面前呕吐	/ 131
盒中盒	/ 135
我欺骗她欺骗我	/ 138